

# 《思益經》在漢譯經錄的探討

釋宗禪 撰

本文是印順獎學金得獎論文



# 目次

## 【壹】 前言

## 【貳】 《思益經》在漢譯經錄的探討

- 一、《思益經》的諸譯本
- 二、漢譯經錄對《思益經》三個譯本的定位
- 三、《思益經》三異譯本---別生與抄本

## 【參】 結論

## 【摘要】

《思益經》在《高僧傳》、《續高僧傳》和《宋高僧傳》中出現頻繁，曾經是古代高僧用來作為讀誦修持依據的佛典，其經文也在三論宗、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的祖師注疏中多次引用。天台宗智者大師曾把該經列為「無相大乘經典」，其地位等同於《楞伽經》，所以此經應該在佛教義理上有其不可被忽視的地位。筆者居於此一重要性的經典，進而探討其在漢譯經錄上的記載，發現除現存在《大正藏》中第十五冊中的三個譯本外，在梁·僧祐所撰《出三藏記集》之「思益經序第十一」中明文提及「恭明前譯頗麗其辭迷其旨」的記錄，異於唐·智昇所撰《開元釋教錄》中提出「叡云恭明先譯失之者誤」的說辭，對於此二種說法進行文獻上的探討與譯者在文筆風格上的分析，試著釐清此項疑點。根據本文的研究探討，推論出可能確有「支恭明(支謙)」譯本，但現今列於「闕本」。本文雖然重心擺在異譯本上的探討，仍然再以二個討論點---漢譯經錄對《思益經》三個譯本的定位與《思益經》三譯本在別生和抄本上的討論，把握住此經在各個漢譯經錄中所呈現出的風貌，說明它在漢譯經錄中的記載，以了解它在中國佛教中的發展與演變過程。

關鍵詞：《思益經》、《出三藏記集》、《開元錄》、支恭明、竺法護、鳩摩羅什、智昇、僧叡

## 【壹】前言

《思益經》在《高僧傳》、《續高僧傳》和《宋高僧傳》中出現頻繁，似乎是古代高僧用來作為讀誦修持依據的經典；其經文也在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的祖師注疏中被引用。<sup>1</sup>天台宗智者大師曾把該經列為「無相大乘經典」，其地位等同《楞伽經》。<sup>2</sup>所以此經應該在佛教義理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本文分別將探討它在漢譯經錄中的記載，以了解它在中國佛教中的發展與演變過程。在漢譯經錄中以(一)《思益經》的諸譯本；(二)漢譯經錄對《思益經》三個譯本的定位；(三)《思益經》三異譯本---別生與抄本來討論。

該經現存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五冊「經集部」中有三異譯本：

T.15/585《持心梵天所問經》四卷，簡稱《持心經》，西晉太康七年(286)竺法護譯。

T.15/586《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簡稱《思益經》，姚秦弘始四年(402)鳩摩羅什譯。

T.15/587《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簡稱《勝思惟經》，元魏神龜元年(518)菩提流支譯。下面以漢譯經錄中分別介紹

---

<sup>1</sup> 參見陳·慧思說《法華經安樂行義》T.46/1926, p.698c.唐·智儼集《華嚴五十要問答》，T.45/523b.及《大乘無生方便門》，收錄於《禪宗全書》，p.249.等等。T代表大正藏，46為冊數，1926為經號，p.698為頁數，c為欄位，後面註解通用。

<sup>2</sup> 參見 T.33/1716.p.801b.

《思益經》三異譯本。<sup>3</sup>

## 【貳】《思益經》在漢譯經錄中的探討說

### 一、《思益經》的諸譯本

#### (一)《出三藏記集》(梁518簡稱僧祐錄)

首先現存經錄最早的《僧祐錄》於其卷二「新集經論錄第一」中記載：

……《思益義經》四卷，或云思益梵天問經……

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以偽秦姚興弘始三年至長安，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sup>4</sup>

可見《思益義經》是鳩摩羅什於弘始三年到長安以後翻譯的經典。僧祐以譯本現存而編入「新集經論錄第一」。可見該經在第六世紀中以《思益義經》流通。又知《僧祐錄》卷八中，僧叡法師(約355-439)所撰「思益經序第十一」中提及鳩

---

<sup>3</sup> 參本文《思益經》僅對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或第四十九冊中經錄出現此三譯本的探討，關於《思益經》在其它的論書中如在《大乘掌珍論》或《般若燈論釋》中的譯名《梵天所問經》，在一些論釋中或名《梵問經》或《梵天王問經》《梵王經》等，而在《大智度論》中採用《網明菩薩經》或《明網經》，日本學者五島清隆在此方面作深入的研究(請參考《密教文化》中「〈梵天所問經〉解題」，p.51)。故在本文略而不述，僅針對五島氏未談及「支恭明譯本」而作討論。至於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中把《梵王請問經》五卷列入闕本，T.55/2145，p.32a.

<sup>4</sup> T.55/2145，p.10c-11a.

摩羅什命名「思益」的原因。其序文如下：

此經天竺正音，名毘絕沙真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號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幡〔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息之名也。<sup>5</sup>

從上可知，僧叡將此經名為《思益經》，而僧祐列名為《思益義經》，原來《思益經》之名，乃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的名號。鳩摩羅什對於以「思益」命名非常放不下心，曾經反覆思索更正經名，因「思益」並未完全表達該經之意旨，應該是「持意」才適當，但由於以「思」為名是鼓勵行者應精進道業且自強不息，「益」者則是表達該經是超越出群的，故序文接著又云：

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舊名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明，普華獎其非心，文殊泯以無生。落落焉，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法鼓重聲於宇內，甘露流津於季末，靈液沾潤於遐裔者矣。而恭明前譯頗麗其辭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艷，雖復研尋彌稔而幽旨莫啟。<sup>6</sup>

由上述序文明白的指出，該經舊名為「持心」是最符合經文的義旨。且另一名為「等御諸法」，似乎有駕御諸法的意義，

<sup>5</sup> T.55/2145, p.57c.

<sup>6</sup> T.55/2145, pp.57c-58a.

也難怪僧叡用「世尊照其所明」、「文殊泯以無生」、「法輪再轉於閻浮」等語美譽它。很明顯地，它似乎是被稱喻為「經中之王」的涵義。但序文提供出另一線索，早於鳩摩羅什的《思益經》之前，已有「恭明」譯本，但因「頗麗其辭迷其旨」，只注重文辭華麗而失去經文的義旨。這也是鳩摩羅什要重譯《持心經》的原因。總之，在僧叡之「思益經序」中《思益經》是與「恭明前譯」之《持心經》為同本異譯。又見於《僧祐錄》中與序文同頁有如此記錄：

持心經記第十 出經後記

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燉煌開士竺法護在長安說出梵文授承遠。<sup>7</sup>

再見於《僧祐錄》卷二--「新集經論錄第一」中，記載《持心經》如下：

《持心經》六卷十七品，一名等御諸法，一名莊嚴佛法。舊錄云持心梵天經，或云持心梵天所問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出……今並有其經<sup>8</sup>(接段末)凡一百五十四部，合三百九卷。晉武帝時沙門竺法護，到西域得胡本還。自太始中至懷帝永嘉二年以前所譯出。<sup>9</sup>

如上所示，《持心經》六卷，有「等御諸法」和「莊嚴佛法」兩個別名，可見西晉永嘉二年以前(308)，該經已被竺法護譯

---

<sup>7</sup> T.55/2145, p.57c.

<sup>8</sup> T.55/2145, p.7b-8c.

<sup>9</sup> T.55/2145, p.9b-9c.

出，至僧祐時代仍然存在。但上面引文中再發現：根據《舊錄》(已佚)<sup>10</sup>中該經名為《持心梵天經》或名《持心梵天所問經》。由此可見《持心梵天經》在《舊錄》時就已經被記錄，此也表示在《舊錄》時代之前已有此譯本。所以綜合上面《持心經》所討論的結果，《舊錄》所云《持心梵天經》應與竺法護所譯《持心經》可能被認為是同本異譯或同本，但筆者分析竺法護其它的佛典譯本，認為《持心經》在《舊錄》時代名為《持心梵天經》，但在竺法護時代名為《持心經》，可能是同本。<sup>11</sup>故總結前面的結果：《思益經》與「恭明前譯」的《持心經》是為同本異譯。竺法護譯《持心經》與《舊錄》所云《持心梵天經》可能為同本。

由上所述，雖然同名為《持心經》，但並無見有僧祐提到鳩摩羅什譯的《思益義經》與竺法護所譯《持心經》為同本異譯，也沒有在竺法護所譯《持心經》之下，見有附註加上《思

---

<sup>10</sup> 有關《舊錄》的爭議很多，T.49/2034，p.120c：「古舊二錄條目殘亡，士行道安創維其缺」。及在 T.55/2145，p.8c：「阿述達經一卷，別錄所載安錄先開舊錄云阿述達女經或云阿闍王女阿祐達菩薩經。」此段文中表示在《僧祐錄》中有《舊錄》、《道安錄》、《朱士行漢錄》等之記錄；又在 p.62c：「《順權方便經》二卷亦云轉女身菩薩經。亦云推(惟)權方便經。舊錄云順權女經。見聶道真錄。」此表示《舊錄》可能比《聶道真錄》還早。

<sup>11</sup> 參見《僧祐錄》對於竺法護所譯經如：「過去佛分衛經一卷，舊錄云過世佛分衛經。」但在「新集異出經錄」中，無見有《過去佛分衛經》與《舊錄云過世佛分衛經》是同本異譯的記錄。所以同樣在「新集異出經錄」中，也沒有記錄相關的文字。

益義經》同本異譯的字跡，<sup>12</sup>而且在其《僧祐錄》卷二之「新集異出經錄第二」中，也沒有把此兩本佛經列入為「同異譯本」。<sup>13</sup>筆者推斷，或許僧祐可能不知竺法護所譯《持心經》是與《思益經》為同異譯本，也許在《僧祐錄》中記錄「持心經記」中指出「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燉煌開士竺法護在長安說出梵文授承遠。」，與釋僧叡法師之「思益經序」中明文有「恭明前譯」，僧祐認為《持心經》的譯者有疑點而採取存疑保留的態度。

然而在僧叡的《思益經》序文中所提及的「恭明之《持心經》譯本」是否為竺法護所譯《持心經》呢？又由上面註(8)中，敘述竺法護譯的《持心經》又名《等御諸法》與《莊嚴佛法》。又於前面註(6)中，僧叡序文言：「舊名持心……舊名等御諸法。」如上所述，筆者猜測有下面二種可能性：1「恭明之《持心經》譯本」很可能就是竺法護所譯《持心經》，而是僧叡看錯「譯本」，2「恭明」與竺法護同用「持心經」與「等御諸法」的經名，並且可能此二經名是被延用下來的。<sup>14</sup>

依據唐朝《開元釋教錄》(唐730簡稱開元錄)中，撰者智昇也提出「恭明前譯」此一問題來討論。他卻明白指出：此

<sup>12</sup> 參見註(4)與註(9)。以及 T.55/2145，如 p.10a：「合首楞嚴經八卷。合支謙支謙竺法護竺叔蘭所出首楞嚴四本合為一部或為五卷。」，此表示僧祐對於有同本異譯者收錄在一處。

<sup>13</sup> T.55/2145，p.13c-15a.

<sup>14</sup> 參見《僧祐錄》有關支謙與竺法護的譯經經名相同的有：《首楞嚴經》、《月明童子經》、《阿差末經》、《維摩詰經》等；p.14a-14c.

乃為僧叡之誤。此見於卷十一中云：

《持心梵天經》四卷 一名莊嚴佛法經 又名等御諸法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或六卷十七品第一譯……按僧叡思益序 云恭明前譯頗麗其辭述其旨 今按明群錄吳時月支國優婆塞支謙字恭明翻譯眾經而無思益同本之者其持心與思益同乃是西晉竺法護譯叡云恭明先譯失之者誤<sup>15</sup>

由此引文得知，智昇認為僧叡所提到的《持心經》是竺法護譯本，而認為「支謙翻譯眾經並無有此譯本」。在此情況下實有必要查有關「恭明」的資料，筆者接著查閱到《僧祐錄》卷十三中，發現在「支謙傳」有記載如下：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後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經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二契，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sup>16</sup>

由上可知，從《僧祐錄》「支謙傳」中得知「支謙字恭明」，三國吳孫權時代(228-252)的人，曾譯有27部經，其「曲得聖義辭旨文雅」表示他所譯的經文，辭藻是優雅的，雖然該傳文無明白的列出支謙所譯出的佛典，所以《持心經》並不能確定是否為支謙所譯。又查《僧祐錄》記載有關「支謙」譯經目錄。根據《僧祐錄》卷二---「新集經論錄第一」中記載如

<sup>15</sup> T.55/2154, p.592c.

<sup>16</sup> T.55/2145, p.97b-97c.

下：

法句經二卷……武昌竺將炎共支謙譯出。維摩詰經二卷(闕)  
大般泥洹經二卷……阿彌陀經二卷……明度經(大明度無極  
經)四卷……賴吒和羅經一卷 右三十六部，四十八卷，魏文  
帝時，支謙以吳主孫權黃武初至孫亮建興中所譯出。<sup>17</sup>

從上可知，在《僧祐錄》卷二的記錄，雖無見有《持心經》，但指出支謙自譯有36部合48卷。而在《僧祐錄》卷十三「支謙傳」記錄共譯出27經，可見僧祐由於時間相隔，難以肯定「支謙」(恭明)的翻譯佛典數量。又見於《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六」，同樣提到「優婆塞支謙字恭明」，孫權時代(228-252)的人。傳中提到「支謙」譯經共有49部經。<sup>18</sup>可見在第六世紀中，僧祐或慧皎等人對於「支謙」的譯經數量，早就有不同的看法。事實上，在僧祐第六世紀的時代已無可靠的線索可尋，也難怪僧祐與慧皎就支謙的譯經數目，有27、36、49部的差異。筆者猜測僧祐對於「恭明前譯」存疑不談的原因，大概因支謙的譯經數目不明確而無法進一步查明。可見智昇對於此事，雖沒有注意到「支謙」譯經數的差異，只是提供他個人的見解。

再進一步從支謙與竺法護的譯經文筆、辭藻方法來探索，

---

<sup>17</sup> T.55/2145, p.6c-7a.

<sup>18</sup> T.50/2059, p.325a-325b: 「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經多梵文，未盡翻譯，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

與証實是否有二異譯本同名為《持心經》，或者由此而知是「(僧)叡云恭明先譯失之誤者」。水野弘元在《佛典成立史》中描述「鳩摩羅什」的「翻譯事業的實況」，提及「東吳支謙」使用「散文體」且「好像成了四六駢驪體式的樣子」，<sup>19</sup>其書又說到：

羅什的譯筆深受他(支謙)的影響，散文部分也多半採用每四個字切句，格調才很完整。<sup>20</sup>

上面所述，鳩摩羅什的譯筆與支謙有相似性，而且深受他的影響。當時譯場參與譯經時，假如他們看錯了，二千餘的「諮悟之僧」不會有異議嗎？況且鳩摩羅什與僧叡是經驗相當豐富的翻譯家，難道會搞不清楚《持心經》的譯者，而且在僧叡法師所撰的「思益經序第十一」文中有記載著：「詳聽什公傳譯其名幡〔翻〕覆展轉」的情況下思索著把原經名《持心經》改成《思益經》。<sup>21</sup>筆者也推測或許「僧祐」登錄《思益經序文》時，同樣也遭遇此問號，故沒有冒然地下任何的判語。

梅迺文在〈竺法護的翻譯初探〉一文中提到：

鳩摩羅什認為(竺)法護翻譯意義是與原文相同，只是「言過

<sup>19</sup> 參考水野弘元著，劉欣如譯《佛典成立史》，p.204：「有些人能把文章修改得非常優雅艷麗，早在羅什以前，便有三國時代的東吳支謙，即使用散文體，他也能每四個字切句，好像成了四六駢驪體式的樣子。」

<sup>20</sup> 參考同上書，p.204.

<sup>21</sup> 參考註(5)

質」，就是說(竺)法護翻譯辭句修飾不夠。<sup>22</sup>

關於竺法護的譯筆，同樣見於釋道安作《合放光光讚略解序》中云：

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作樸實解)勝文也。

<sup>23</sup>

又見釋道安對竺法護的譯本《持心經》作如此的說法：

密跡金剛經、持心梵天右二經者，護公所出也，多有隱義，為作甄解一卷。<sup>24</sup>

另在蔡櫻勳之〈僧肇般若思想之研究-以〈不真空論〉為主〉一文中也提到支謙改譯支讖之《道行般若經》為《大明度無極經》的原因，主要是「嫌讖所譯者，辭質多胡音」而(謙)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sup>25</sup>故蔡櫻勳也認為：

謙之異於讖者，乃謙譯著重文采、意譯、簡便三點。<sup>26</sup>

另從《吐蕃僧諍記》書中對竺法護的《持心經》譯本認為：

---

<sup>22</sup> 梅迺文著，〈竺法護的翻譯初探〉中有探討「翻譯風格、用字的問題」，《中華佛學學報》第九期，p.58.

<sup>23</sup> T.55/2145，p.48a.

<sup>24</sup> T.55/2145，p.39c.

<sup>25</sup> 〈僧肇般若思想之研究-以〈不真空論〉為主〉，蔡櫻勳著，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期抽印本，p.14.民國75年六月。

<sup>26</sup> 〈僧肇般若思想之研究-以〈不真空論〉為主〉，蔡櫻勳著，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期抽印本，p.14.

該譯本是用古典文字譯的，遣詞造句很不高明。<sup>27</sup>

從上面五引文之論文和釋道安的話中，得知竺法護的譯經採取直譯難懂(多有隱義)不加修飾，且如戴微密所說竺法護的譯本是「遣詞造句很不高明」，與〈思益經序〉中提到的「恭明前譯頗麗其辭迷其旨」風格完全不同，亦知支謙的譯本是較重文采，故從以上的論述，可以推論「僧叡」所言「恭明前譯」是可能確有其譯本，且同名為《持心經》，但此譯本目前不見，歸於「闕本」。也進一步推論「恭明譯本」不是「竺法護譯本」，綜合以上的結果，關於本文所探討的「疑點」，說明《思益經》另有「支謙(恭明)」譯本，故討論至此有三異譯本，其時間次第如下：

《持心經》-----三國東吳支謙(約228-252)所譯。

《持心經》-----東晉太康七年(286)竺法護所譯。

《思益經》-----姚秦弘始四年(402)鳩摩羅什所譯。

(二) 《法經眾經目錄》(隋594簡稱法經錄)及以後的經錄《法經錄》奉皇帝下敕而造錄，正名為《隋眾經目錄》，一般為了簡別其它的眾經目錄，通稱為《法經錄》(隋594)。有關《思益經》的記載如下：

「大乘修多羅藏錄第一，眾經異譯二。」-----下三經同本異譯

<sup>27</sup> 《吐蕃僧諍記》，戴微密原著，耿昇譯，p.186.

《思益梵天問經》四卷後秦弘始年羅什譯《持心梵天所問經》四卷一名等御諸法一名莊嚴佛法或十卷(六卷)晉太康年竺法護譯《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元魏沙門菩提流支譯<sup>28</sup>

以上所見，《法經錄》首先登錄此三經：竺法護《持心經》、鳩摩羅什《思益經》和《勝思惟經》為同本三異譯。也同時提到《勝思惟經》為北魏神龜元年(518)菩提流支所譯。但在此經錄中，也並未見提到有關「恭明譯本」一事。接著從《法經錄》以後的經錄，<sup>29</sup>都記錄此三異譯本，只有《開元錄》除外，其它未見提到「恭明前譯」一事。可知在漢譯經錄中，大致上只知道現存的三異譯本。

總而言之，綜合以上的論述成果，大致可以推論《思益經》共有四種異譯本，依時間次第如下：

《持心經》又名《等御諸法經》等，三國東吳支謙(約228-252時人)所譯。

《持心經》又名《等御諸法經》等，東晉太康七年(286)竺法護所譯

《思益經》又名《思益梵天所問經》等，姚秦弘始四年(402)鳩摩羅什所譯

---

<sup>28</sup> 同上書，p.118b.

<sup>29</sup> 《歷代三寶紀》(T.49/2034，隋 597 簡稱《三寶錄》或《長房錄》)、《彥琮眾經目錄》(T.55/2147，隋 602 簡稱《彥琮錄》)、《靜泰眾經目錄》(T.55/2148，唐 664 簡稱《靜泰錄》)、《大唐內典錄》(T.55/2149，唐 664 簡稱《內典錄》)、《大周刊定目錄》(T.55/2150，唐 695 簡稱《大周錄》或稱《武周錄》)、和《貞元新定釋教目錄》(T.55/2157，唐 800 簡稱《貞元錄》)。

《勝思惟經》又名《勝思惟梵天所問經》等，北魏神龜元年(518)菩提流支所譯。

## 二、漢譯經錄對《思益經》三個譯本的定位

在漢譯經錄中，其編排所作的分類，也就是說對《思益經》三異譯本的定位方法，此說明「三異譯經」在佛教史上的發展與流傳。因此探討各經錄對此異譯經的分類是必要的。

在《僧祐錄》中，如前所述，把《思益經》和《持心經》分類在卷二「新集經論錄」中，<sup>30</sup>在此時並無有大、小乘經書的分類。

然而《法經錄》對《僧祐錄》評議「猶小大雷同三藏雜糅，抄集參正傳記亂經，考始括終莫能該備。」<sup>31</sup>的見解後，接著對《思益經》異譯本採編入「大乘修多羅藏」中之「眾經異譯」。<sup>32</sup>所以此三異譯本重始正式列入「大乘經典」，而且是「有二次以上譯本者」。

在《內典錄》卷六中，《思益經》三譯異本被編入「歷代翻本單重傳譯有無錄第二」之「大乘經律論」；<sup>33</sup>也在卷八中見此三異譯本被分類入「歷代眾經分乘入藏錄第三」之「大乘經重翻」；<sup>34</sup>另見於卷九中，《思益經》被列為「歷代眾經

<sup>30</sup> 可參考註(4)與註(9)。

<sup>31</sup> T.55/2146, pp.148c-149a.

<sup>32</sup> 可參考註(28).

<sup>33</sup> T.55/2149, p.288c.

<sup>34</sup> T.55/2149, pp.305c-306a.

舉要轉讀錄第四」。<sup>35</sup>

在《內典錄》中，撰者釋道宣對於「歷代眾經分乘入藏錄」的說法謂為「經部繁多，綱要備列，從帙入藏，以類相從，故分大小二乘，顯單重兩譯。」；於「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的說法謂為「轉讀尋玩，務在要轉博，繁本重義，非日被時，故隨部撮舉，簡取通道，自餘重本，存而未暇。」<sup>36</sup>也就是說在《內典錄》中，特別以「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不同於其它經錄。因佛典浩如煙海，道宣於異譯本中，擇其中最善本來作為提供讀誦的譯本，而三異譯本中，以《思益經》為較好，可以視為三異譯本的代表。所以道宣在《內典錄》中說到《思益經》、《持心經》和《勝思惟經》是「文理大同，隨時尚者，思益為重。」<sup>37</sup>所以在僧傳中出現《思益經》的比率大於其餘二本。可能由於鳩摩羅什的翻譯外，此種「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的方便可能為原因之一，尤以《宋高僧傳》更加明顯。

在經錄目錄分類中，《開元錄》是「早期佛典目錄之中，最詳實而權威的集大成之作」，<sup>38</sup>尤其對「重譯經」的處理十分周詳完備，<sup>39</sup>先分為二大類「正錄」與「別錄」；《思益

<sup>35</sup> T.55/2149, p.315a.

<sup>36</sup> T.55/2149, p.219a-219b.

<sup>37</sup> T.55/2149, p.315a.

<sup>38</sup> 王文顏著《佛典重譯經研究與考錄》，p.75.

<sup>39</sup> 參考同上書中「經錄對重譯經的處置」，pp.75-81.

經》三異譯本是屬於「別錄」中的「有譯有本錄」之下的「菩薩契經藏」，而「菩薩契經藏」又分為「般若部新舊譯」、「寶積部新舊譯」、「大集部新舊譯」、「華嚴部新舊譯」、「涅槃部新舊譯」、「五大部外諸重譯經」和「大乘經單譯」。本文中的三異譯本即是編入了七科之一的「五大部外諸重譯經」。此說明了《思益經》三異譯本是編入了「大乘菩薩藏」，但是屬於重要的「五大部」之外的重譯經。現今《大正新修大藏經》也是把《思益經》三異譯本列為「五大部」之外的重譯經，大概是受《開元錄》的影響吧！

總而言之，《思益經》三譯異本在漢譯經錄中的定位，在《僧祐錄》中沒有涉及到大、小乘之間的問題，而到《法經錄》時可能時代面臨著大、小乘佛典分類的問題。故在《長房錄》至《靜泰錄》，三異譯本就列入「大乘經典」，一直至《內典錄》時，三異譯本雖然也是入「大乘經典」，因編入了「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而使得《思益經》比《持心經》和《勝思惟經》更能流通。到《開元錄》時雖也登入「大乘菩薩藏」，但是卻列入「五大部」之外的經典，此影響遠及至現今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中，把《思益經》編入「經集部」，但尚未離開過智昇列名為「五大部之外」的經典，此舉不能說沒有影響三異譯本的發展與流傳吧！<sup>40</sup>

<sup>40</sup> 在智昇的時代(約 730)以後，如在《宋高僧傳》T.50/2061，志本禪師 p.772b；釋無業(760-842)與釋鑑宗(793-883)，p.779c 讀誦者僅有 3 人，較《續高僧傳》讀誦修持 7 人為少。

對於漢譯經錄在記載《思益經》三異譯本的分類作一簡單圖表，來說明《思益經》三異譯本在各經錄的定位如下：

	持心經(286) 西晉竺法護譯	思益經(402) 姚秦鳩摩羅什譯	勝思惟經(286) 北魏菩提流支譯
	分類	分類	分類
僧祐錄(518)	新集經論錄	新集經論錄	無
法經錄(594)	大乘修多羅藏錄	大乘修多羅藏錄	大乘修多羅藏錄
長房錄(597)	譯經西晉	譯經符秦姚秦	譯經西秦北涼元魏高齊陳氏
彥琮錄(602)	大乘經重翻	大乘經重翻	大乘經重翻
靜泰錄(664)	大乘經重翻	大乘經重翻	大乘經重翻
內典錄(664)	大乘經重翻- 歷代眾經舉要讀錄	大乘經重翻- 歷代眾經舉要讀錄	大乘經重翻- 歷代眾經舉要讀錄
大周錄(695)	大乘重譯經	大乘重譯經	大乘重譯經
開元錄(730)	有譯有本菩薩契經藏- 歷代眾經舉要讀錄	有譯有本菩薩契經藏- 歷代眾經舉要讀錄	有譯有本菩薩契經藏- 歷代眾經舉要讀錄
貞元錄(800)	同上	同上	同上

### 三、《思益經》三異譯本---別生與抄本

《法經錄》卷二中的「眾經別生」說到《持心經》的有關記錄：

「眾經別生四」-----

《等御諸法經》一卷右一經出持心梵天經<sup>41</sup>

上面提到《等御諸法經》一卷，是別出於《持心經》，《法

<sup>41</sup> T.55/2146, p.124c.

經錄》首先發表此新資料。同樣在《靜泰錄》中，也對《等御諸法經》作此記錄，解釋「大乘別生---於大部內抄出別行」，<sup>42</sup>但是卻沒有指出抄自《持心經》的第幾卷，以單行本流通。

另外《法經錄》中，還有提到《思益咒經》一卷，列於「抄本」，而且後頁接有「並是諸經所出，既未見本，且附斯錄」，可知此經為「失佚經」。又接下「並是後人隨自意好，於大本內，抄出別行，或持偈句，便為卷部，緣此趣末歲廣，妖濫日繁，今宜攝入以敦根本。」<sup>43</sup>又見《長房錄》中「大乘修多羅失譯錄第二」中有《思益咒經》一卷。<sup>44</sup>費氏記載：「今此藏目唯取有譯失譯單名，自餘重翻同本別出。」<sup>45</sup>由此可見《思益咒經》也是一本「失譯經」。雖然《法經錄》和《長房錄》對於經書「別生抄出」這一作法沒有好的評價。<sup>46</sup>但在《內典錄》中，卻持正面的看法，在「歷代諸經支派陳化錄」中說明「別生諸經，曲順時俗，未通廣本，且接初心，一四句偈未可輕削故也。」<sup>47</sup>

<sup>42</sup> T55/2147, p.164b.及 T.55/2148, p.199a.

<sup>43</sup> T.55/2146, pp.125c-126b.

<sup>44</sup> T.49/2034, p.113c.

<sup>45</sup> T.49/2034, p.109b.

<sup>46</sup> T.49/2034, p.109b.費氏對「抄本」看法是「今此藏目唯取有譯失譯單名，自餘重翻同本別出，舉一多卷編以為頭，其外二三具注於下。情樂誦讀任從所抄，簡擇集疑除偽妄……未觀經身猶懷惟咎。庶後敏達賢智，共同扇簸糠秕乎。」

<sup>47</sup> T.55/2149, p.219b.

與「別生」性質有些相同的「抄本」，有些學者對於各種經書「抄本」持正面的意見，<sup>48</sup>在此提供《持心經》和《思益經》受歡迎而被作「抄本」以廣為方便傳誦。尤以《敦煌文獻目錄》一書中，仍見一些《思益梵天所問經抄》，<sup>49</sup>可見《思益經》「抄本」表示此經比其它二異譯本更流通，同時說明該經受歡迎與肯定。

總而言之，以上從漢譯經錄中探討《思益經》三異譯本，從《開元錄》納入「五大部之外」，一直延用至現今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此藏把它編入第十五冊「經集部」中。就其品名而言，針對《大正藏》中的《思益經》三異譯本，作一圖表來說明各經的品名的對照：

---

<sup>48</sup> 鎌田茂雄著 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p.178：「……抄經動機，是想把當時流行的經典要旨，……才能進一步把釋尊的教法，普遍地弘揚給人類……」。

<sup>49</sup> 《敦煌文獻目錄》(漢文文獻編索引下卷)，頁 110。

	持心經四卷	思益經四卷	勝思惟經六卷
卷一	明諸菩薩光品第一 明法品第二 分別法言品第三 解諸法品第四	序品第一 四法品第二 分別品第三	卷一
卷二	難問品第五 問談品第六 談論品第七	解諸法品第四 解諸法品第四之餘 難問品第五 問談品第六	卷二
卷三	論寂品第八 佞品行第九 志大乘品第十 行道品第十一 稱歎品第十二 詠德品第十三 等行品第十四	談論品第七 論寂品第八 佞品行第九 志大乘品第十 行道品第十一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四	授現不退轉天子記品第十五 建立法品第十六 諸天歎品第十七 矚累品第十八	稱歎品第十二 詠德品第十三 等行品第十四 授不退轉天子記品第十五 建立法品第十六 諸天歎品第十七 矚累品第十八	卷六

由上圖表可以看出，只有《思益經》之「序品第一」與《持心經》之「明網菩薩品第一」的品名不同，其餘品名都大致上相同。另外《思益經》與《持心經》之卷數雖然同樣是四卷，但是卷數與品數的配合上就有明顯地不同。但最大的不同是《勝思惟經》只有卷數，而沒有品名。

## 【參】總結

從探討「《思益經》異譯本」中，筆者對於現今漢譯經錄記載《思益經》、《持心經》、和《勝思惟經》為三異譯本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進而深究論述僧叡在其〈思益經序〉中的「恭明前譯(持心經)」本，從釋道安以及現在學者中對竺法護與支謙的文筆風格的差異來推論，進一步否認唐·智昇在其《開元錄》對於「叡云恭明先譯失之者誤」的說辭，故可能確有其「支謙譯本」，綜合總為四異譯本。

《思益經》在各經錄中的地位，從《僧祐錄》中的「新集經論錄」經由《法經錄》編入「大乘經典」，又接續著道宣《內典錄》的「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整理，使得《思益經》遠比其它二本更是盛行和流通。其後智昇《開元錄》雖編入為「大乘菩薩藏」，但是列入「五大部外諸重譯經」以後，此經從此定位在「五大部」之外的經典，可能影響該經在佛典中的地位，以致於愈來愈走向消沈。

總之，《思益經》從《高僧傳》經《續高僧傳》到《宋高僧傳》，曾經在魏晉南北朝時，古代高僧用來讀誦修持依據的佛典。雖然現今對此佛典感到陌生，但從筆者在譯本上的研究，該經達到四次的重譯，表示出曾經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仍然不失值得研讀與探討的佛典。

## 【參考書目】

1. 《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台北：新文豐出版，民國82年10月修訂版一版二刷。
2. 《思益梵天所問經》，簡稱《思益經》，T.15/586，姚秦·鳩摩羅什譯，收錄於《大正藏》第十五冊。
3. 《持心梵天所問經》，簡稱《持心經》，西晉·竺法護譯，收錄於《大正藏》第十五冊。
4.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簡稱《勝思惟經》，北魏·菩提流支譯，收錄於《大正藏》第十五冊。
5. 《華嚴五十要問答》，唐·智儼集，收錄於《大正藏》第四十五冊。
6. 《法華經安樂行義》，陳·慧思說，收錄於《大正藏》第四十六冊。
7. 《高僧傳》，梁·慧皎撰，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冊。
8. 《出三藏記集》，簡稱《僧祐錄》，梁·僧祐撰，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9.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冊。
10. 《宋高僧傳》，宋·贊寧撰，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冊。

11.《眾經目錄》，隋·彥琮撰，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12.《大唐內典錄》，簡稱《內典錄》，唐·道宣撰，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13.《開元釋教錄》簡稱《開元錄》，唐·智昇撰，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14.《歷代三寶記》，簡稱《三寶錄》或《長房錄》，隋·費長房撰，收錄於《大正藏》第四十九冊。

15.《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簡稱《貞元錄》，唐·圓照撰，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16.《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台北市：文殊文化有限公司印行，民國77年八月初版。

17.《大乘無生方便門》，撰者不詳，收錄於《禪宗全書》第36冊。

18.《吐蕃僧諍記》，戴微密(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原著，耿昇譯，台北市：商鼎文化出版，民國82年第一版。

19.《佛典重譯經研究與考錄》，王文顏著，台北市：文史出版社，民國82年10月初版。

20.《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高雄縣：佛光出版社，民國75年12月初版。

21.《佛典成立史》，水野弘元著，劉欣如譯，台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民國85年。

## 論文

### 梅迺文

〈竺法護的翻譯初探〉，收錄於《中華佛學學報》第九期。

### 蔡纓勳

〈僧肇般若思想之研究—以《不真空論》為主〉，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期抽印本，民國75年6月。